

# 《多彩八达》序言

龙建刚

说来惭愧,当石志滚兄托湘西的石志林兄捎来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时,我竟一时语塞。他邀我为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多彩八达》作序,这份信任如故土深处涌出的暗泉,无声却滚烫。我反复摩挲着那叠厚厚的稿纸,仿佛触摸到了八达苗寨两百年不绝的呼吸。

我知道,我无法拒绝。

因为我和他,和南丹、都安那些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同胞,说着同一种苗语——那是东部苗语,是乾嘉年间从松桃的血火中突围出来的一种声音。两百多年前,乾嘉苗民起义的烽烟被扑灭,一支难民扶老携幼,背负着先祖的骨骸与残存的鼓皮,一路向南。他们穿过黔东南的密林,蹚过桂北的急流,最后在都安和南丹等地找到了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山谷,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八达”。

八达,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坐标,却是一群人用两百年颠沛换来的故乡。

时间远走,但绿叶从未失去对根的情意。这支生活在桂西北的红苗,在与祖地隔绝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依然说着苗语、唱着苗歌、穿着苗衣、行着苗礼。他们始终坚守着苗族传统文化,始终没有忘记深入灵魂的母语,也始终没有忘记松桃老家的根。

2017年春节,都安、南丹等地的苗族同胞自发组织百余人队伍,浩浩荡荡回松桃寻根祭祖,到毗邻的湘西凤凰走亲。在苗族英雄石柳州的塑像前,他们热泪盈眶,感慨万千。2018年10月,松桃自治县政协决定由副主席田如刚带队,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多位松桃作家前往广西都安、南丹实地考察采访,最终出版了三十万字的《松桃苗族广西支脉纪事》,反响深远。

也正是老家松桃这次行动,点燃了石志滚的写作激情与表达欲望,他决定书写八达、代言八达。

三十年前,从这支南迁的红苗中走出了一位作家——南丹的龙怡凡。我与他有过交往,至今仍记得他眼中那种罕见的沉痛。他写苗岭深处那些被命运反复碾压却始终不肯倒下的背影,写寨子里老人在火塘边哼唱古老歌谣。他让我相信,文学是可以为沉默的族群立传的。我以为他就是那面旗帜,以为他会带着广西苗族的文字走得很远很远。然而天不假年,龙怡凡像一颗划过耀眼的流星,骤然划过夜空,留下一道让人久久仰望的伤痕。

龙怡凡之后,我曾黯然断言:广西苗族再难出这样一个真正能为族人代言的作家了。

我错了。

石志滚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没有接过龙怡凡的笔——不,他接过的是那盏灯。龙怡凡是用生命奔跑的人,在短暂的时光里燃尽自己,照亮一片天穹;而石志滚,是一口深井。他不急,不躁,一锹一锹向下挖掘,把埋藏在时间深处的那条根脉,完好无损地捧到了阳光下。

让我尤为动容的,是石志滚的身份。白昼,他是贵港监狱里一名不苟言笑的警察,用铁一般的纪律面对另一个世界;夜深人静时,他伏在案头,变成八达苗寨最忠实的史官。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个人可以同时站立在两个世界,一个属于法度,一个属于乡愁。而正是这因重负而愈发深沉的乡愁,催生了《多彩八达》。

这部散文集里,有八达的山川草木、四时节令,有被枫叶汁染成墨黑的五色饭,有夏秋水期积成“小桂林”的那一汪湖水,有被重新敲响的苗鼓。石志滚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老树盘根一样扎实、有力。他写祖母的火塘,写父亲的那双草鞋,写寨子里最后一位会唱古老“理词”的老人——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泥土里刨出来的,带着露水和体温。

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魂魄,究竟能穿越多远的距离?答案就藏在《多彩八达》里。它告诉我们,即使迁徙的足迹被雨水冲尽,即使两百年的光阴足以让石头风化,但只要乡音未改,只要枫树依旧在寨头抽芽,那面鼓就永远不会真正沉寂。

龙怡凡倒下时,我曾悲伤地以为那盏灯熄灭了。如今我才明白,奔跑者倒下会让人悲怆,但扎根者生根——你看到的,是满山草木都在随风而动。

感谢石志滚,感谢他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沉默,为这个喧嚣的时代保留下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记忆。于我而言,为他写下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一位老朋友的应允,更是一份莫大的荣幸——荣幸能成为这条绵延两百年、跨越上千里的文化血脉中,一个微小的见证者。

所以,亲爱的读者,请和我一起翻开这本书吧。

走进《多彩八达》,走进那个被群山环抱、每年夏秋都会积水成湖的“八达小桂林”,去听苗笛鼓被重新擂响的声音,去尝尝那碗用枫叶汁染成的五色饭,去触摸两百年前那场悲壮迁徙留给今日的余温——

在石志滚平静如水的笔下,你会发现,一个民族的魂魄,从未走远。

是为序。

# 文学是人心的回声

孙金贵

三年前,父亲还是鼓起勇气重提回普立的事。

正值寒冬,北盘江畔也落了厚厚一层雪,老家的瓦房上白茫茫的。父亲说:“以前你在黔东南工作,没机会回普立。可现在调回来了,不再去,你又要上班了。”好不容易等来第二天,所幸雪已融化,只是白雾弥漫,道路湿滑。父亲带上我和姐姐,驱车穿过野钟、杨梅、发耳、都格,在北盘江第一高桥边停下,放眼望去,苍山负雪,心生豪迈。父亲说:“20世纪70年代,你爷爷带领我们全家从普立到水城时,也是这种天气,不过,走的是茅草路。”

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一遍遍还原那段艰苦岁月的画面,为什么要搬走?有谁送?怎么寄人篱下?怎么艰苦奋斗?后悔过吗?他都像复读机一样讲给我们听。本已满头霜发的父亲,越说越兴奋,像一下子年轻了很多。可是当车下高速,进入普立地界时,他渐渐沉默了。或许是宽阔的柏油路代替了记忆里的泥巴路,高大的别墅代替了曾经的木瓦房,繁华热闹的街道代替了昔日的清冷落后。我们把车停在街头,找不到去卡乌寨子的路,导航提供的路线有很多条,父亲总不相信。他下车四处探望,根据山形推断,又问了当地人,才弄清楚具体路线。到了村子,父亲更显胆怯了,长叹这地方变化太大了。四十年没回来,怎会不大呢?

接我们的,是爷爷的弟弟的孙子。见到我们来,他觉得奇怪。父亲下了车,胆怯地介绍自己,我那堂哥一脸茫然。旁边牛圈门口坐着一位老者,弯腰剥豆子,父亲赶紧送去一支烟,主动介绍自己。那老者也是一脸茫然,这弄得父亲很尴尬。后来得知,那老者与父亲是儿时玩伴,他父亲就是当年送爷哥一家来水城的人之一。坐在堂叔家火塘边,暖和,热闹,听他们介绍近四十年的发展状况,有悲有喜,大起大落。堂叔说,我爷爷去世之前,来过普立,差点就去世在这里,可还是被接回去了。是的,那年,父亲到都格河边去接爷爷,回去没几天,爷爷就去世了。这成了全家的未解之谜。他是不是当年雪盖的野钟乡发射村走到普立卡乌的?他走进普立村时,是不是和我父亲今天的感受一样?是不是本来就要落叶归根,我们却不让他达成愿望?

第二天早晨,父亲起得很早。他爬上后山,站在洁白的雪地里,俯瞰充满童年回忆的村落,时而兴奋,时而失落,最后竟蹲在地上哭起来。我爬上去看他,他说:“还好,那棵核桃树没砍,那是你曾祖父种的。那棵核桃树下,就是我们的老家。”我拉着父亲慢慢走下来,堂叔也走上来指引我们。他说,以前那老屋只剩一堵墙了。父亲激动地走过去,用干瘪的双手抚摸残垣断壁,用脸贴着墙体,仿佛在那青石板上,还能找到童年的印迹。“我们家,就只剩这堵墙了。”

那天下午,我们回来前,堂叔说:“以后要常来往,要是这次不回来,再过几年我们不在了,你们回来也没用了。”我们都点点头。时间真是一把无情的刀,深深刻开岁月的.心脏。回来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只是认真翻看家谱,把上面的姓名认真琢磨。

遗忘是对生命的失敬。很多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叔叔等的身影会眷顾我的梦,令我彻夜难眠。当我拿起笔,他们就带着久远的故事、温暖的笑容和凄凉的眼泪走到我面前。我真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生活是文学的影子,文学是人心的回声。就是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悄悄谋划一件大事:构思并创作长篇小说《回声》,让它打捞起爷爷和父亲那个时代的吉光片羽,重现生命长河里残存的温暖与光辉。它就像是老鹰岩头堡强有力的山歌回响,像北盘江滔滔不绝的流水之声,也像这片热土上人民大众的奋斗交响曲,更像在复杂多变的时代浪潮和人性困境中的一面镜子。

我以两年的时光,耕耘这块名叫《回声》的土地,以此向坚韧、闪光、可歌可泣的生命致敬,向波澜壮阔的时代致敬,向这壮美的山河致敬。

我想,出版之后,我定将此书焚于爷爷奶奶坟前,以示缅怀;也送一本给父亲,留几本给后人。

是为序。

# 用心灵触摸黔地

——读林汉筠《黔地行记》

吴铭



实在地说,我真没有资格对岭南作家林汉筠先生及其作品《黔地行记》评头论足。奈何读了他的《黔地行记》一书之后,有如家乡刚出锅的小甑子酒——“苞谷烧”,有一种清纯夹清新,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的感觉。

《黔地行记》精选那山,13篇;那水,7篇;那人,7篇;加上引子《一张照片的诱惑》共28篇文章。是作家赴黔参与东西部协作,在黔地工作半年时间里,进村入寨,感受山山水水、感悟人文精神、感知风土人情,以自己的视角写下的手记。

作家别开一格,有着他自己独尊和自语。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将德江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人文景观以一种全新无雕饰地呈现给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开篇点题——引子,“车行城市间,人在画中游”,蜻蜓点水式的一笔带出黔地德江的人文景观。那山那水那人是正题,是对引题的全景式书写与描述。看着书中的文章,随着作家发散的思维,就像在黔地德江这块土地上赶集、游山、玩水、品茗、寻史、小吃。不亦乐乎,不可名状!

黔地是红色圣地。《夜宿枫香溪》,瞻仰红三军人黔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事迹;《宋至平的十字关》,追寻黔北工委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洞佛寺的火光》,缅怀为解放德江而牺牲的烈士;《险滩之上品读历史》,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无数英烈的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作家以一种赤子情怀的心情记叙如感慨,对德江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将所思所悟以一种自然清新的方式复现重现。回顾历史,面对本真生命,给人一种“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给人一种敬慰之心,积极向上的心态。

黔地是山水相依。《一条河流的天机》,书写高山之巅,美丽洋山河,宛如大地撕开的一个口子,生动勾勒出大自然鬼斧神工;《潮砥之砥》,浩浩江水,不舍昼夜,聆听乌江船工号子,追寻先民足迹,荡气回肠。天

人合一,作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在想象与现实结合中展现山水之美,体味着人生在行动中的意义。

黔地是好客之乡。《上堰听茶》《煎茶“刨汤”》《熬熬茶,嬢嬢的味道》,德江的美食,不胜枚举。作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全新的视角将德江的美食展现得别开生面,给人深刻印象。《土家山寨数星崖》《春到山寨桃花艳》《诗意的鹿溪》,情真意切,质朴天成。黔地人民的好客,生动而自然。文中还用细节对乡村留守老人的描写,让人反思。

黔地文化底蕴深厚。读“黔中砥柱”“安化县文庙”无不使人感受黔地德江这块美丽土地上文化厚重。《观雉》《舞龙》《哭嫁》活灵活现。读着读着就会感觉自己无形中参与正月十五疯狂炸龙、参加六月六激情洒水嬉戏;

不知不觉中体验了土家花灯、融入了跳滩戏唱山歌。

黔地行,还可以见到一幅幅由鸣鸟叫、狗吠鸡啼的画境,一个个幸福的村庄。“一头头披着霞光的黄牛,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列队般从山头走来,这幅‘山寨晚归’水彩画,顿时随着红光点点而流动起来。”“对面石窝里,摆放着好几排蜜蜂箱,远远地听到蜜蜂‘嗡嗡’声。从石窝里钻出来的松树、枫树,形成它们与外界的天然屏障。如果不到近处,根本想不到这里藏有‘千军万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村庄跃然纸上,无形中体现山寨的变化。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黔地行记》这本手记是作家用脚步书写黔地,用心灵触摸黔地,把德江的地域文化写活了。读着能感受到作家收缩有度,给人一种身临其境,既有清新感又有回味感。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此刻,我想起了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 雪域高原的默默守候

——观电影《开心岭》有感

罗建云

晚上在家闲着没事,打开电视机找电影看。

我有一个习惯,如果不写文章,就看电影,总想通过电影的镜头去寻找久违的记忆。

在浩如烟海的电影中,我发现一部免费电影,片名叫《开心岭》。依照习惯,免费电影通常指老片或上座率不高的电影,对影迷来说,宁肯花钱看收费电影,也不愿意不花钱看免费电影。不知何故,遥控器按到《开心岭》时,不再动了,好像我应该看这部未曾太多宣传的电影。

打开电影,火车在雪域高原奔跑,出现开心岭站四个字,海拔显示4200米,镜头里只有一个人,另有茫茫大雪,辽阔高原,给人荒凉与悲壮之感。

我去过青藏高原三次,知道海拔4200米意味着什么。记得第一次去青藏高原,才到海拔3000米的林芝,有人因为缺氧,在车里睡着了,吓得我们不时喊他。记得第二次去青藏高原,有人下飞机就感冒了,吓得我们赶紧送他去医院点滴。记得第三次去青藏高原,儿子说心口疼,妻子说头痛,我没有任何犹豫,买了最贵的飞机票,马上带他们飞回重庆……而电影《开心岭》里被戏称“光杆司令”的杨震山,他竟然在荒无人烟、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与沱沱河上游做铁路信号工干了三十多年,直至退休,才依依不舍离开这个“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世界屋脊站。

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傻,离开铁路系统就找不到谋生的工作。很多人以为他憨,就想做个新时代的活雷锋,让历史记住自己的名字。其实不然,他是军人,参与修建青藏铁路,很多战友长眠于此,他想陪伴他们;他知道雪域高原来的人少、留下来工作的人更少,他得主动留下,为国分忧;因为他知道发展铁路事业就要有人愿意牺牲,舍小家,才能顾大家……所以,开心岭站纵使只有杨震山一个人,被人戏称“光杆司令”,依然留下来,伴随一趟趟驶过的火车、一阵阵风舞的狂风、一场场茫茫的暴雪、一个个白天与黑夜,在孤独与寂寞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热血。

后来,他的徒弟第五小军来了,跟他这个师傅朝夕相处数年,直至杨震山退休,第五小军又成了开心岭站的“光杆司令”。电影最后,当杨震山离开开心岭后,盗贼贼将他们视为生命伙伴的爱犬“金刚”枪杀了,野

狼将他们视为朋友的山羊给吃了,第五小军也曾一个人铲雪护路时倒在了铁轨上……一幕又一幕的画面浮现,我以为年轻力壮的第五小军会选择离开,去大都市寻梦。只是,他承袭了师傅的真传,不愿调动,不愿放弃,继续坚守这座雪域高原的咽喉之站、生命之站、禁区之站。当然,他的实诚、憨厚与帅气被藏族姑娘相中,相信会在星星与月亮的陪伴下,他们会擦出爱情的火花,生出新一代的铁路守护人。

我看了很多电影,大部分电影习惯用大开大合的情节吸引观众注意力,从而为获取高票房摇旗呐喊。但《开心岭》却如沐春风,缓缓铺展,慢慢收拢。只是,每一个情节,每一幅画面,每一句台词,总是扣人心弦。特别是雪茹对父亲杨震山不解的情节,我总在想,在亲情与事业面前,究竟该如何取舍,其实是道世界难题。特别是妻子去世前留的那封信,不让女儿知道,直到回乡探亲,更换妻子遗像时,女儿才无意中读到,方知是误解父亲。不是父亲不愿意给妈妈替管治病,延续生命,是妈妈临终有言,希望优雅、从容地离开人世,少受痛苦。要知道,一个长期驻守青藏铁路的信号工人,不在妻子女儿身边,亏欠自然颇多,遗憾也会很多。可是,妻子支持他,女儿却不理解他,这种家庭矛盾自然难以调和。特别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讲究生活质量与追求岗位奉献,往往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好在这封信解开了女儿的心结,杨震山退休后,跟着女儿回了故乡,也算拥有良好的结局。

关于铁路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多,而电影更少。记得小时候读著名作家杜鹏程的散文《夜走灵官峡》,就被修路工人的真诚奉献与默默守候,我们的铁路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驶上世界屋脊,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如巨龙一般穿梭在华夏大地与欧亚之间……

